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二

近譬堂藏板

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好善而中無不好。則必由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如好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

詳題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是有一帶路。更不着得兩箇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白無力。其所以無力。

是如何。只為他有箇為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要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面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問物格知至。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問物格知至。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煉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而誠也。○謙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卽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問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謙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紳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狼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

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謙字似差不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下。然後自謙。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謙。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謙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謙也。○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入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剪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九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掇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

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問或言知至後煞要着力做工夫。竊意致知是着力做工夫處。日雖不用大段着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着工夫處。日雖不用大段着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故須着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又曰。知至後意固然自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是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四

近警堂藏板

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色。惡惡不如惡臭。便是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個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是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欺。不知不識。却不喚作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欺。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自慊之慊。大約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足。意多。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己私。且只是。快底意思。少間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
不得○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幾者動之
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如鑄私錢做官會此是
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
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闕居
一節看了所以差也

同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
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
○雲峯胡氏曰毋自欺二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
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
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
慊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
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
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
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爲此也人之好善惡惡
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
真實胸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五

近譬堂藏板

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
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
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
審其幾之發也○微菴陳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
意焉○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
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
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
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
說故只防他罅漏處○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
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幾善惡
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爲善去惡如別歧途之始分處
起脚不差行方能由平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
釐而謬千里矣○蔡虛齋曰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
分義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不必以下文小人事來
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傳者特舉以爲戒毋自欺
所以誠其意也自慊則意誠矣且不必便分功與效
直至心廣體胖方見效○不曰知爲善去惡而必曰
知爲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爲善自爲善去惡自去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六

近警堂藏板

惡其實也。且或問亦是分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得相發也。章句下文亦然。○章句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不然耳。衆人亦只管紛紛立說殊不可曉。愚意朱子之數字。衆人亦只管紛紛立說。殊不知善去惡之後。其所以下個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爲善去惡之。而未於惡者固在所決去矣。而亦或時有苟且爲之。而未能決去者。其於善者固在所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必能得者。故章句不但言務決去而必得之。而又必更著個皆字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正謂此也。此見聖賢方其下手做工夫時。亦或曾經此病來。故說得如此痛切。其曰決曰必。則皆誠字之日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呂晚村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字。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

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悞人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卽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疆界不清。遂使全旨蒙障。○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卽誠意也。人看獨字蒙混。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七

近譬堂藏板

竟似誠其獨者。則認甚矣。○如惡惡莫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次第在。○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謙。便是誠。但欺謙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即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日矣。○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用力處。即為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閉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為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承自欺自謙說來。意發而實則自謙。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矣。乃

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為善而為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慎教。真教。勇則意無不實矣。○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為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閑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陸稼書曰。語類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為而為。前二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徇外而為人也。前二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出。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病痛。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黃際飛曰。此章有正面有來路。五章明善之要。不知是善。如何為之。不知是惡。如何去之。却誠箇甚麼。此來路也。六章誠身之本。既知是善。須要誠於為善。既知是惡。須要

誠於去惡。此正面也。語類諸條有說來路處。有說正面處。只說正面不說來路。其義不全。只說來路。便將

正面上。工夫輕說了。亦非朱子本指。須善看之。

異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修者

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克。自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

論誠意。亦兩言慎獨。○大全雙峯饒氏曰。心之正。不

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

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

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

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

此章故也。○蔡虛齋曰。意者心之發也。又謂之獨者。

心所自知之地。自幽獨之中。及閑居獨處也。此二獨

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字。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

人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

獨。幾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若中庸章句所謂幽暗

之中之幽字。却又與本文慎獨之獨字相符。○自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八

近譬堂 藏板

僞也。自謙實也。惟慎獨則自歸於實而不流於僞矣。故章句以審其幾言之。蓋意即獨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慎獨二字。足以蔽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欺自欺也。謙自謙也。所以必慎其獨也。知自之為自。則知獨之為獨矣。○林次崖曰。毋自欺。至此之謂自謙。俱是釋誠意之義。故君子慎其獨。則示人下手用功處也。慎獨就是誠意工夫。不是誠意路頭。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誠意工夫。舍慎獨無可為者。故上面既釋其義。至末特標出以示人。○呂晚村曰。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謙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辨**。獨欺字甚細。不是有意為不善也。發意處。已知為善。去惡矣。不務決去而求必得。便是自欺。決去必得。則惡無好善。已到十分。如何不快。不足。即此便是自謙。並無兩層。但其下手用功。必自慎獨始。蓋此一念。初動其實為善。去惡與不實為善。去惡。幾已動了。正當謹之。於此只看註云。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又云。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九

近譬堂藏板

之者可見致知時已是知到至善處斷無發一為惡
 不為善之念只要辨實不實耳所以朱子說但當致
 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
 之雜而后意可得而誠也今人混在獨中辨善惡則
 已悞入致知條下事○時解只為悞看獨中有善惡
 兩端故以審幾為審善惡之幾不知善惡久已了然
 但為善去惡之念一毫不實則此幾雖在隱微之間
 便不能到決去必得田地豈可不謹故獨字雖不必
 指屋漏無人之地即眾人對坐忽舉一念亦是獨知
 然須看註中一地字不過指獨中境界而言人都謂
 獨即自也固非至謂良知本體炯然獨覺則又何幾
 之待審而必謹也○學會問朱子謂今人要做好事
 都自無力只為他有箇為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又
 曰誠意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便由斜
 徑以長豈不是意中亦有善惡曰只為善去惡之意
 亦有一毫不實便是惡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
 知有致知條下事誠意有誠意條下事乃或問謂不

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不能無不
 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
 曰惡之而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則是以意之
 不誠盡歸於知之不至而知之一真遂更無自欺之
 蔽乎曰朱子甚重知說語類亦如此如知鳥喙之不
 可食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這都是重知說
 蓋真知善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這都是重知說
 凡意之虛處是知處虛意之實處亦只是知處實也
 要之致知誠意工夫原是並進非致知之功無餘然
 後纔誠意也但天資高者纔真知便無苟且自欺之
 蔽一了百淨天資下者致知是知上着力誠意是行
 上着力兩頭都要吃緊做工夫只看語類引顏子有
 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未嘗復行便是意
 之誠可見是說那天資高底世無許多顏子須是兩
 頭吃緊做工夫○兩箇必慎其獨都是一般做工夫
 朱子謂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下云必慎其獨
 者防其自欺此特就兩箇故字承頂之語脈言之也
 蓋上一箇必慎其獨是正誠見自家為善去惡之念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十

近譬堂藏板

故朱子謂君子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

一段工夫也。視按只發處不實便是自欺固不待後來掩覆而後謂之欺然發念為善有一毫可不去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苟且發念去惡有一毫可不去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苟且纔苟且便徇外而為人矣稼書說分別自細然要不可作兩層說註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兩以字正對務決去而求必得只是要快足於己非決去必得外又有快足也纔苟且便以徇外而為人非苟且外又有所獨知故謂之獨其實獨指境地言與自家何涉而諸儒以獨為自平乃虛齋反謂後註幽獨處之獨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豈不見此處註中亦有地字耶○晚村看此條書理極細諸儒之謬闕去幾多只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謙乃實用其力處一條分作兩層未是論初發念時便苟且不自欺然不到惡惡而決去好善而必得田地總

本不可不實豈因人之視已如見而後做工夫但欲自謙須是於獨時便審其幾故曰必慎其獨者欲其自謙也下一箇必慎其獨却是因小人而致戒之語見幽獨一為不善下稍必成揜著纔揜著時人之視已早如見肺肝矣君子觀此稟稟愈不敢自欺矣故曰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朱子謂大學訓謙字快底意多蓋既致知後自家發念實與不實自是瞞藏不得雖留戀於私意以致好善不如好色惡惡不如惡臭然此心終是不快也欲去而已決去欲得而已必得何快如之快到十分自是滿足○潛室陳氏謂戒謹恐懼與慎獨是兩頭地頭分疏極清蓋中庸體道已兼誠意正心在內故由所睹以至於所不睹由所聞以至於所不聞皆要常存戒懼是動息皆有養節後正心章註所謂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也誠意單就意之發動處說故只言慎獨○獨是幾之方萌而後此之善惡皆關係在此最是要緊故須於萌芽初生時剷盡根株也若毋自欺全工夫自直貫於事之始終務決去求必得必到去之得之而後慊也

是自欺。若但以爲不實用力之由。則依然混把。慎獨當了。毋自欺之全功矣。○雙峯謂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判於意之誠不誠。可也。謂下二章不言所以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則不可。註於下二章。兩用察字。而於正心章。更着敬字存字。何嘗無治病之方乎。若渠說。下二條目。竟都閉却矣。

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或問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不爲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其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評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騫。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后厭然。詐善時。已足第二番罪過了。○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主

近譬堂藏板

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爲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着孝是如何所以爲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着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

同雙峯饒氏曰閑居爲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

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雲峯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爲善惡關

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僞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慎其獨○蔡虛齋曰凡意之不誠者正坐不能謹獨而已然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詐也故下文極言惡之終不可掩善之終不可詐以見其所以當慎獨也兩節相承之意蓋如此○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陸稼書曰此小人亦不要看低了他儘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慎獨而禁止其自欺之萌便到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而後厭然一是秉彜之知一是亦由他曾做過格致工夫來故自覺過不去此固是剝復之機然他却不肯回頭不務改而務掩看得爲善只消如此方且以能行其欺爲巧敢行其

欺為勇。電光石火。隨發隨滅。若無忌憚之小人。則又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便謂不消掩著。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

異 饒雙峯曰。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呂晚村曰。閉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真獨也。揜著時亦是獨。○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辨** 按。或問。小人幽隱之間。實不為善。則閉居訓獨處。正謂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何嘗指身之所處而言。若身之所處。已為不善。則已在外矣。又如何是外。託於善以自蓋。或問。下實不為善。四字甚妙。蓋所為雖善。而其中有一毫驕假。則其實已不為善矣。為字尚在。意中說。故章句謂其陰為不善也。即無所不至。亦是一念苟且。必到狗外為人。而後已。若身之所為。到無所不至。則無忌憚極矣。又何知畏君子而厭然尚。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作此揜著之為哉。註云。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仍不脫致知說。但不能實用其力。指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說以至此耳。見必至揜著。而後已。非初頭立念。便要揜著也。語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正是解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句。只把捉不住。馳騖了去。便是無所不至也。至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即註中。以至此耳。四字。包含之意。○今人講書。並不看上下脈絡。煞甚可怪。見君子而掩著。已是外面了。視已。如見句。却又要在小人心裏說。反謂人未必見。見亦未必盡。是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以為深刻。不知反寬鬆了。他如何是卒不可掩。卒不可許哉。如常說。則中外兩字。都不實。落分明。○誠中形外。本兼善惡。但此謂二字。緊接揜著。如見之。小人則注重惡一邊。大意當云。閑居既為不善。則憑你揜著。人自如見肺肝。此正所謂實有於中。自必形見於外。今小人既實有是惡於中。則惡必形見於外矣。君子安得不重。以為戒。而必慎其獨也。○看來閑居訓獨處。

妙甚。君子於獨處必慎，小人於獨處必闕。慎便是敬，闕便是放肆。君子小人敬肆之間而已。禎按：晚村謂闕居即獨也。看獨處二字不錯，謂為不善，即不愼，獨正朱子所謂已。是兩般意思也。但謂掩著時，亦是獨。此從朱子兩人對坐一念發處亦是獨。句看來，不知此却不同。揜不善而著其善已在外，而事為處說視已如見，只在這揜著上視他不可，但謂之獨也。或問於又不能謹之於獨之下，接云是以淪陷至於如此，分明說向外面矣。○饒氏謂厭然與心廣體胖相對，蓋以消沮閑藏，即心不廣體不胖也。細看尚覺對不過，蓋心廣體胖是君子德潤身後氣象，見人時如此，即獨居無事時亦如此。若小人之厭然，只方見君子則然耳。先儒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苟從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古

近譬堂藏板

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語類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問：十目所視，至心廣體胖處，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屋以下，却是說意誠之驗如此。

同 大全雲：峯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卽是莫見莫顯。○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卽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呂晚村曰：有云：十目所視，二句是我足闕居為不善節，泳漢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又有云：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之意須主小人說不知上文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我足閑居節又何須從新咏嘆小人乎以嚴爲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日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日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黃際飛曰雖兼善惡而引以明上文小人則尤側注惡字一邊惡不可揜故可畏善惡不中立不善卽惡故可畏若善不可揜則何可畏之有

國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日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五

近譬堂藏板

○蔡虛齋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卽上文所謂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且從淺說以此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云也○呂晚村曰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手十日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換出景象也○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卽其所也十日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慎也

辨按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不過承上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思而言若因此便貼定小人說豈小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遂不可畏乎又或因此而並謂註中幽獨之中是閑居之獨指身所處當實實

從衆指衆視上。說出凜凜可畏之狀。又豈衆人指視。纔可畏。而獨中尚可揜。而不可畏乎。朱子曰。明云。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懼。恐與十日十手。指何異。則分明言。獨中隱微之地。善惡方萌。早不可揜。故可與也。善不可揜。本無可畏。但一念方發。纔離了善。便卽於不善。豈不可與。若謂我意中無不善。原無可畏。已是放肆了。天下豈有放心底聖賢。○新安陳氏謂當常如十日所共視。十手所共指。這常如二字。便似假設底景象。一般不知。十日十手。自是真箇見得如此。蒙引駁之極是。但云不必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又非矣。只此已所獨知。幾之動處。便與十日十手之視指無異。便自嚴而可畏。虛齋亦泥於小人形外上說耳。○晚村謂十日十手。只是人必知之。非慎獨中有此景象。分明與朱子語類說異。不可從。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去

近譬堂藏板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詳類 心廣體胖。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如此燈。後而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

同 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

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玉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呂晚村曰。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

一箇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係哉。况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為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効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皆未嘗牽引也。

異 雙峯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卽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仁山金氏曰：小人閑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峯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卽自反而縮。自欺。卽自反而不縮。厭然。卽是氣餒。心廣體胖。卽是浩然之氣。○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釋** 揆明明德工夫。到誠意已是實得於己。故傳者纔下箇德字。所謂過得此關。方是君子。未過此關。仍是小人也。然却不可謂明明德之功到此已盡。更無正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七

近譬堂藏板

心修身之功。潤身只是誠意後之效。蓋意未誠。尚有物欲遮蔽。心何能廣大。纔有物欲遮蔽。便自局促不安。何能寬乎。心既不廣大。寬平體何能舒泰。然纔誠意。不過異於前此之狹小局促耳。若謂心之全體無不正。而身之所處無不中禮合度。則猶未也。饒氏抹却下二章工夫。固不是。卽新安以生色見面盎背形之。亦未仔細。孟子却是說充實而有光輝。以後事蓋已兼正心修身而言之矣。○意誠而有心廣體胖之效。亦如知止而有定靜安慮之效。一般。定靜安慮之後。能得中尚有許多事。心廣體胖之後。正修中亦尚有許多事。

禎按時解謂上節明獨中之可畏。是戒人自欺。此節明慎獨之有效。是勉人求慊。兩節對看。固不是。卽謂閑居節。是小人之惡。誠於中形於外。此節是君子之善。誠於中形於外。板板對說。亦非語氣。蓋閑居節言小人之自欺。則必誠中形外。故君子必重以爲戒。而慎獨然誠能慎獨。則亦未嘗無自慊之效。原是一串說來。申明首節之意。故以必誠其意總結之。蓋首節

自欺自慊亦原非平對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語類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千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閑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六

近譬堂藏板

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章看可見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

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

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與黃際飛曰。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八字。入條目皆然。而此二章尤為緊要關隘。故於此發之。按此條。則小人十目二節。通指小人之自欺。富潤節。單指君子之自謙。總以發明首節自欺自謙之意。朱子本如此說。自文之意。亦本如此。無可疑者。晚村謂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我足。十日節。又何須從新咏嘆。小人殊不然也。

辨按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刑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便見誠意之功。雖與致知之功並進。但知有不至。雖欲實用其力。而不能便見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充

近譬堂藏板

之不可亂。處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又見致知後。正好着力做工夫。不然。則所明之至善。亦終無與於己也。此便見功之不可闕處。觀此則經文之先字。而后字俱明。而節節着力。亦無有空缺也。○十目節。既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之意。而言。自是就小人說下耳。其實幽獨之中。善惡都不可掩。豈小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反不可畏乎。只就獨說。而小人之惡之。當戒愈可見矣。際飛說。似因語類而疑章句也。

顧掘饒氏知行畢竟是二事之說。發明單舉誠意之旨甚當。至謂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則知前說以心廣體胖為正修之功者。殊不然也。蓋論其要。則直貫至天下平。而語其功。則下面節節皆在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

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
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
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
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
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
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
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
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
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手

近譬堂藏板

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
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
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
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
也。

詁類：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

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
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
又被一箇意思，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
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要喫飯，飽
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
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
非是為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已耳。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
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心無
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心無忿懣，又有箇不
無忿懣底在後。知至後自然無。○到得正心時節，已
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裏，而又存許多偏要緊，最是誠

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復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四者入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爲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孩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爲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爲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恐懼。好樂亦然。○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忿懣已自粗了。有事當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忿怒留滯在這裏。如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個好物。色到面前。真箇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裏。若將去了。或是不當得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只管念念着他。○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驀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此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個事不可如此。一向判。○問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才

有這物事
便是不得其
正不待別事
意差着了

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
樂恐懼忿懣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存在心
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
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
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
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
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着近名
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為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貪
欲○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
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
別一個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
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
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
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心才係於物便為
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自家
先有這個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却又長留在胸
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
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個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賢堂藏板

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
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事迹一看事物之來若
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
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
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
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
無遺○意雖已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
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儆工夫且意未誠時譬
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
罪也亦甚有間矣○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
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
後方可見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
而正之也○問正心章說忿懣等語恐不通得誠意
章曰這道理是一落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
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或問正心
誠意章先生令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
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
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工夫。○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意誠。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耳。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至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大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

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項之復曰。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若知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個心。以為為之亦無害。以為善不可不為。又有一個心。以為不為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個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為。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人心如一個鏡。先未有一個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個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個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問誠意正心二

段只是存養否曰然○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體用也。欠了些个德便不全。故不得其正。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爲這事是情。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卽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時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舌

近警堂藏板

妙用無不行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爲心而明德之所以爲明德也○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卽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之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俱不同中庸恐俱與戒懼是一事此恐俱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怒之著情勝見得深懣怒之留○恐好憂傷也恨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蔡虛齋曰看此章者要見五箇正字俱一般與經文元同方是喜怒哀懼各中其節則不失其本然之正矣是爲正心蓋用得惟正則體卽在是所謂動亦靜者也○心以虛爲體惟虛則靈而所應皆當故傳者歷歷以有所二字警發後人蓋受病之源在此也故不可不察○天下無有無用之心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無有不正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其用而可謂之正心者。故此章之註。人或疑其多了。用之所行四字。而不知其本自不多。本無可疑也。○或者專以正心為靜存工夫。於章句或問俱不合。且或問所引操則存舍則亡。求其放心。養其大體。以證正心之義者。豈皆以靜存言乎。若專認為靜存。則章句所解亦可偏認為靜存矣。朱子元有正心兼動靜之說。○蓋心之為體。湛然虛明。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心之所有。而心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懣。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懣矣。安得其正。若心有所恐懼。則有所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心又安能得其正。心不可有一物也。○陸稼書曰。這一章釋正心修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

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詳。○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道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著力。然却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凜。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真是萬世學者準繩。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存養省察工夫。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為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為主。然存養中。有省察。古人論學如此之密。豈是可絲毫放過的。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哀懼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王陽明講此却云。心體上着不得一毫留滯。就如那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克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為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範之耳。若有義理為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鏡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類。而大相反。

切不可爲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異徽菴程氏曰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脩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而誠正脩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脩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復厥動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雲峯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耳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皆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美

近譬堂藏板

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蔡虛齋曰或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只言心不正不言心之用不正曰心未嘗無用也心之所以爲心者只是有這箇用其靜時未發耳故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全在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也○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毛

近譬堂藏板

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為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為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也。按註既曰。四者皆心之用。則心原有其本體。可知有所。固是欲動情勝。用之失其正處。然其源頭處。已不能湛然虛明。如鑑之空。衡之平。方纔有所。此處工夫。却單靠察之不得。故下面心不在焉。畢竟是根子。朱子謂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是也。○四者之有所偏繫。原是此心不能常存之故。然到有之時。便須要察。能察則欲也。而不為之動情也。而不為所勝。用處自然無偏。故存養

是常常操持。省察是時提防。朱子謂存養省察。不。大段分作兩項。只一滾做去。是也。虛齋謂當時人看。此書。只貼有養。謂朱子添了用之所行四字。今人看。此書。又只見註中察字。遂謂誠意以後。正心不大。故。着力。只謂臨事時一察便了。此其失更遠矣。不但抹。却下節註中敬以直之。此心常存八字。即謂上節在。用上說。故下不能察字。下節在體上說。故下敬字存。字者。亦妄分也。觀或問於上節。喜怒哀懼未感之先。必補出至虛至靜之本體。夫所以能至虛至靜而不。失其本體者。即以其有敬以直之之功也。惟敬之工。夫有不至心。纔不能常有。惟不能常有。是以喜怒憂。懼之來。不能不有所矣。四者未來時。有期待之心。便是未來時。不能常存也。四者已應去。有留戀之心。便是已應後。不能常存也。四者正應之時。有偏重之心。便是正應時。不能常存也。故朱子謂存養是統動。靜做工夫。但時時存養。便要時時省察。於四者未。來時。察之。則敬以直之。於初而期待之心。無自萌矣。於。四者方應時。察之。則敬以直之。於內而偏重之心。無

自是矣。於四者既應。後察之。則敬以直之。於終而留戀之心。無自隱矣。纔不能察。欲便動情。便賸。雖日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然初無離體之用。那用之失。其正處。卽心之虛靜之本體。已失矣。今人只歸重察字用字。而忘其有所之根。未爲善體註意也。○語類謂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此是言功候之相因耳。難道意未至於誠。全不理會正心工夫不成。要知功候固相因工夫。則並進又須知正心有資於誠意。誠意亦有資於正心。正是交須而善。到後來。必是意誠而后心正耳。可見工夫到此。煞甚密。陸稼書謂當誠意時。似省察爲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爲主。然存養中有省察。此四語洞見聖學交須之處。○學曾問誠意章。只言慎獨。是省察工夫。其中存養於何處。見曰。慎獨算不得誠意全工夫。特幾之初動耳。非自欺。却是自始。至終。都要着力。正是持守工夫。非存養而何。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天

近譬堂藏板

矣。又謂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只是正其心之用。則非若正心工夫。只在用上。則察之足矣。下節註何以又言敬以直之乎。蓋心之正不正。雖見於喜怒憂懼。而有所之根。則由於本體之失養。非僅正其心之用。而體上全無處着工夫也。後以存養省察兼說之。矣。又以前念已過。後事未來。爲存養時節。事之方來。念之方萌。爲省察時節。亦悞以動靜分存省。不知存養是該却動靜。而省察亦時時隨之也。故虛齋謂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意亦太着。渠蓋見或問云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而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不知朱子此就平日有存養之功。能敬以直之者而言。若常人則先不能至。虛至靜。雖無得失可議。而不正之根。早伏於此。安得徒歸咎於用。况本文反說。或問是正說。惟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有鑑空衡平之體。故下云及其感物之際。又皆中節。而鑑空衡平之用。亦流行不滯也。可見體用相涵。原非判然兩物。亦有未感之時。雖不失其虛靜之體。而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則亦不能應。

之無失。而此心之用。亦不得其正矣。此雖有存養之全功。而省察之功。纔一動念。卽不能離也。虛齋偏重察字。與雲峯之病。實則一般。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或問 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語類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附大全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

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同蔡虛齋曰。夫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

忿懣。而不為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故章

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

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既。不存。則云云。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

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可乎。正心。只是心存。而不放。所以存其心者。敬也。

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故章句曰。然或但知誠意云云。敬以直內。故有以正身。密察此心

之存否。故有以直內。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修矣。檢字。當不得條字。呂晚村曰。首節說

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人要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

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重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陸稼書曰大全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兩層玩或問自見○雲峰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可呆看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可無所存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也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言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辨揆注既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存養工夫在視聽食之先矣又曰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有則敬直之功又在省察視聽食之後以此見有養之周乎始終該乎動靜而纔一動念則省察亦不得而離之也蓋省察只是存養中提防非另一工夫苟徒在察上用力則今日不得其正而察之明日不得其正而又察之將有察之不勝其察者矣○卽喜怒哀懼之有所其根原由於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也只是欲動情勝有所偏繫故耳與上有所忿懣云云亦豈是兩樣所以必就視聽食說者以其不能管攝一身而言之也觀語類云今人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肯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上。下。只。作。一。意。看。○。問。視聽食只是說知覺之心。朱子謂纔知覺。義理便在。此。則。已。不。分。精。粗。言。之。矣。乃。饒。氏。謂。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是。以。聲。色。臭。味。為。粗。此。外。別。有。義。理。之。精。豈。知。視。不。見。非。必。並。色。而。不。見。之。也。只。不。見。得。色。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見。聽。不。聞。非。必。並。聲。而。不。聞。之。也。只。不。聞。得。聲。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聞。味。不。知。味。非。必。並。何。物。之。味。而。不。知。之。也。只。不。知。得。味。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知。故。朱。子。謂。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就。心。之。統。攝。乎。身。而。言。若。脩。身。工。夫。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類。尚。不。單。靠。心。正。故。虛。齋。謂。檢。字。當。不。得。脩。字。看。得。極。細。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矣。而又分上節為有心者之病。下節為無心者之病。分一病為兩病。是亦不知心之體用相因而存省工夫。非判然兩事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下。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勿。軒。熊。氏。曰。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

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異朱氏公遷曰。大學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辨**按總註。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可見心之能存。根據意誠來。其所以真無惡。而實有善者。非徒恃慎獨以謹其幾也。務夫去而求。必得始終皆有堅斷之力。以持守之。與敬以直之。亦不是。兩番工夫。故註曰。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也。○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這不是單靠察上做工夫。觀其不日密察此心之用。而日密察此心之存。則知存不離察。察不離存。而直內之功。有時起於省察之先。亦有時周於省察之後也。朱子謂知至意誠。心正數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又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於此見意誠亦有資於心正。而伊川所謂未能誠意。且用執持者。正見敬直之功。亦未嘗不在誠意之先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或問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驅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放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評類

問第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懣之類心上

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正心脩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箇皆是人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况加以放僻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言

近譬堂藏板

邪倭分明是官街上錯了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當至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如父子當至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人父雖至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謹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

治之被他哀鳴慳告却便恕之。○敖惰大抵是一種不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敖惰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子升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第八章人謂衆人之猶於也。之其亦如於其火。即其所向處。○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敖惰。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甚好處。今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不是惡德。○問君子亦有敖惰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棄者。○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近薄。大抵一切事只是才過便不得。觀過知仁乃是因此是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壹

近譬堂藏板

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本文是說個甚麼。須全做不會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字分明復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譬如與人乍相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見則可以知其姓名。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後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要便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謹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又云。切須記得識認兩字。○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脩身乎。○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亦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同 大全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

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錢氏曰。上章四個有所字。此章六個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陸稼書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脩身不但是威儀容貌所當整肅。飲食衣服之當節制。這箇上脩。還算不得難。莫難於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敬。情。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不得。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而無如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問之。人往往與眾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為一偏。

夫身各有一心修

親愛之過則為褻狎矣賤惡之過則為忿疾矣敬畏之過則為侮慢矣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於心而不察之於身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僻是偏於好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便不知了賤惡傲惰而僻是偏於惡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便不知了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一分之美而僻者皆不復顧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後難言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蓋敖惰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端日引月長千態萬狀不可復制即使前邊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言齊家乎蓋身之好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美

近譬堂藏板

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對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雙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此謬也謹獨是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察○呂晚村曰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奈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辭之至而已

異雲峰胡氏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也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辨揆之其所親愛賤惡等謂於其所當親愛賤惡之人偏病全在而辟焉與上章所字著於忿懣等者不同時解著力所字亦作有所之看下又說而辟焉

反多。一層。○語類多有疑。敖情爲凶德。非人所宜有。者亦只是將敖情貼定自己身上說。若連之其所三字看。則是於其所當敖情之人。乃彼自可敖情。故朱子謂是一種不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是也。安得不令人簡於爲禮。懶於爲禮。○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兩知字。只當察字看。與致知字有別。蓋當致知時。此身接物道理已無不知之到。至善處又安有惡中之美。惡尚不知者。不過接物時。偶不加察。便涉於莫知耳。朱子所謂官街差路也。故其初亦只是偶然有偏。未至於僻之甚。惟其所向而久之。雖至莫知子惡苗碩。如諺云。不難耳。故下節又是推言其偏之爲害。必至於此。虛齋看此章最分明。○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修身全工夫。茲只就身之接物言者。以齊明盛服。總是內外夾持。涵養工夫。誠意正心已該得有。涵養親愛。賤惡等施之。各有當然之則。都是非禮不動中事。到得身與物接。各中其節。則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之間。無適而非禮。又可知矣。稼書發明極細。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善

近譬堂藏板

禮按朱子謂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則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等。正謂是所當親愛之人。偶親愛之。偏不過官街差路。乃胡雲峰因章句衆人常人。謂指泛常庸人。不指君子。故有偏病。此却非也。章句蓋指大繁人情如此。稼書謂正心以後。猶難言之。故曰天下鮮此。最得朱子之意。○身之所接。未有不根於心者。日好惡亦是心裏好惡。日知惡知善亦是此心能察然到得無一毫偏僻。而身已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同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美

近譬堂藏板

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蔡虛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為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其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偏之為害。便在身不修上去。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正以身之不修也。○謂人之偏。一至於此。將何以齊其家。而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得其序。而無不均之患哉。故曰。此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看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不齊。意在言外。○或問亦合兩節而論之。不曾分上一節為身不修。下一節為家不齊。蓋兩節通是身不修之事。而未乃結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兩節一意。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即家之所以不齊者也。又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修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為言身不修。下節為言家不齊也。章句至下節。方露出家之所以不齊。猶聖

經序八條目。亦至下節方云修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云云。蓋皆必於其語勢終竟處。乃會其意而發之。此解經之法也。○陸稼書曰。第二節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淺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為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為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又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為害一句屬家不齊。亦非。○與大全雙峰饒氏曰。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修。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辨按。上言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之鮮。此兩引莫為家不齊之意。是一箇意思。無分上節為身不修。此節為難。未說到偏之極處。此以子之惡。苗之碩。而不知

竟至好惡相反。故註下爲害二字。而語類謂其偏必至於此也。○莫知其子之惡。應上知其惡。莫知其直之極。反生其惡。亦有可通。故時解儘有當理處。但傳者偶引諺語。亦未嘗屑屑分配。不過就偏之爲害處說。只得其大意自佳。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語類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敬情五者有所辟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修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纔能格物。卽便到平天下也。夫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懣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力。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旣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旣正而身無事乎修也。

呂黃氏洵饒曰。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呂晚村曰。此謂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修明矣。

辨按本文曰。不可以齊。則知上文未正說齊家。只身不修。不可以齊之也。齊家正意。却在下孝弟慈與心誠求之裏面。亦如上章只說正心工夫。心不在則無

以檢其身。究未說修身也。○此節獨用反語繳足。更逼緊身之不可不修。蓋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盡處與新民分本末界限。正在此。故語氣較緊切。朱子看破

此意於下章註身修則家可教矣仍抱定修身說以末不離本故也所藏乎身不恕先慎乎德治國平天下節節都根據修身來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同大全熊勿軒曰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辨按須知節節有工夫却不是致知誠意做致知誠意工夫正心又做正心工夫修身又做修身工夫也內外夾持動靜交養正為誠意正心修身都是一齊做去節節都要到至善處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罕

近譬堂藏板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語類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

不是我推之於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修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爾

同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成格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望

近譬堂藏板

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家齊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呂晚村曰。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為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看下文。帥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理。非為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

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持何用葛藤。自入魔界耶。○有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即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以事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煞在人身上看。自生葛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陸稼書曰。這一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離不得身。故註

必從身修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處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與蔡虛齋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身不出乎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仇滄柱曰。與仁興讓尚在下文。此處違言上以孝感。下以忠應云云。不既預侵下文乎。說者不得其旨。欲姑避下文。謂此只論理。不論效。猶云。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聖

近譬堂藏板

我之孝。卽國人之所以事君耳。欲不涉君子。不涉國。入懸空說。個理俱無著落矣。况君子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忠君順長。惠衆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衆可使。乃在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臣。而不及民乎。予考大全蒙存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忠孝一理。君子能孝以事親於家。卽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君之忠者也。弟順一理。君子能弟以事兄於家。卽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長之順者也。慈惠一理。君子能慈以字幼。卽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使衆之惠者也。孝弟慈君子之本身立教。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衆。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動衆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推言教成於國之效。

辨

按家原無不可教。而曰其家不可教者。以我之身不修。而不可以教家也。註下身修二字。爲可字。邈根。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望

近譬堂藏板

源下緊接君子不出家句。則明有修身二字在裏面。非增出也。○孝弟慈三句。正推明所以能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呂說體貼註中所以者也。四字甚好。况註只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於國者。不外乎此。何嘗云。君子之事。君。事。長。使。衆。於。國。者。不。外。乎。此。知孝弟慈是君子於國。人。共。有。底。此。處。只。舉。其。理。而。言。見。得。在。是。君子與國人。共。有。底。此。處。只。舉。其。理。而。言。見。得。在。家。孝。弟。慈。之。理。在。國。即。為。事。君。事。長。使。衆。之。理。只。一。箇。理。因。家。國。分。條。件。耳。不。但。未。說。到。國。人。效。法。乎。君子。何。嘗。實。指。君子。教。孝。弟。慈。於。家。也。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一。句。亦。要。看。所。以。二。字。緊。承。上。道。理。而。言。見。惟。其。是。一。理。所。以。不。出。教。成。今。滄。柱。悞。信。蒙。存。諸。說。謂。事。君。事。長。使。衆。貼。不。得。國。人。然。則。國。人。竟。無。君。事。長。使。衆。乎。又。謂。遣。却。人。人。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忠。君。事。長。使。衆。為。君子。之。私。心。然。則。孝。弟。慈。與。忠。順。惠。竟。是。兩。箇。道。理。矣。今。都。貼。在。君子。身。上。謂。既。有。孝。弟。慈。以。標。準。乎。國。人。乃。共。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衆。各。盡。其。道。則。君子。已。有。兩。番。作。為。如。何。是。不。

出家而成教之理。子觀平天下章。朱子以上老為。教化以絜矩為政事。則知此章與仁節主感應之機。說。是。教。化。堯。舜。節。有。帥。字。令。字。有。而。后。求。無。而。后。非。又。拈。出。恕。來。主。推。行。之。事。說。即。下。章。絜。矩。之。政。事。矣。但。國。近。於。天。下。故。只。言。恕。而。不。言。絜。矩。耳。此。三。句。先。論。不。出。教。成。之。理。未。說。到。教。化。全。未。說。到。政。事。今。以。孝。者。三。項。屬。君子。事。君。三。項。屬。國。人。固。犯。與。仁。節。之。教。化。如。滄。柱。悞。認。金。仁。山。之。說。謂。所。以。者。推。而。達。之。也。遂。以。事。君。三。項。為。君子。推。行。於。國。不。更。犯。有。諸。已。等。之。政。事。乎。語。類。明。云。不。是。我。推。之。於。國。何。自。取。葛。藤。如。此。

禎按。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一句。是大槩說。不單指家國一理。孝者所以事君三句。言惟其理一。所以教成。觀語類。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云云。是乃教成於國者也。已照下一家之仁節。以立言矣。○陸稼書既云。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則知與仁節言上感。則下應。其機處於影響。即所謂化之堯舜節言有後求。無后非。

推恕道以及人。見治國。又有治國事。卽所謂推之。乃謂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不必如金仁山某處說化。某處說推。夫仁山之分貼固未當。而陸說亦混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近譬堂 藏板

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綱則大者可知矣

語類問齊家章益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之意同○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同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

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也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獨

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異玉溪盧氏曰。引書卽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倪者。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倪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蔡虛齋曰。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其所謂在識其端倪而推廣之者。卽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倪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倪而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聖

近譬堂藏板

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呂晚村曰。上三句只說道理。不說事效。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卽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陸稼書曰。傳者於此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卽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卽是慈。如保赤子。卽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之不假強為。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字。在發念之初。說者不同。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註不假強為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識其端倪而推廣之。卽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克。首章註所謂因其所

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只用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強。為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治國者何難。專力於孝弟慈。以為事君事長使眾之本。哉。辨按朱子於上節。既云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朱子云。不必言不待推。及此節。却又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則又說推矣。諸儒不明其意。遂謂此節。只重不假強為意。不重識其端。而推廣之。更有謂只是推廣孝弟慈之端。非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者。子細玩。或問語類。皆不然也。語類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眾。一句。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觀此。則人之保民。不如保赤子。便是。不能推慈之端。以使眾。或問又云。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異

近譬堂藏板

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可見正為欲明。使眾之道。當由慈幼而推之。故原其非有待於強為。以見其天良之自具。而奈何失之。而不推也。虛齋謂本文如字。意輕。推廣意在言外。是明將本文使眾一層。截去了。稼書又以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眾發明之。亦大失集註或問之意矣。學曾因問上節。既云不是我推之於國。而此又云使眾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得無相背否。曰。此中自有血脉。人未之察也。上只言不出家自然教成於國。以家國本只一理。不必定要推之於國。而後教國可治。只家裏做成了。人看。著自能如此。蓋雖未說上感下應之機。而一家仁。一國自興。仁之理。已具於言。教成於國。之效也。若此節。註則云。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曰。又則與上另一意矣。曰。在則著重要推矣。蓋家國一理。固有治國之責。又豈只在家中盡孝弟慈之理。而置國

人於不問乎。康誥如保赤子。原說保民本。是使衆之事。傳者引而釋之。見保赤誠求。原不假於強爲。只察其端而推廣之。而保民之道。在是矣。若謂只觀感自化。不待推廣。則興仁與讓。君子惟坐享其成。亦不必有令。有求。有非矣。而下文又說藏身之恕。何也。朱子於此節。預下推字。正探下恕字。以立詭人。只道治國章有教化。無政事。先已差謬。又安能打通血脉乎。神按誠求以保赤子。原不待學而能。所謂不假強爲也。保赤旣指慈言。則立教之本。正指孝弟慈矣。况語類明云。求赤子之心。所欲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在本節論慈。是本保赤。是端如保當由保赤之端。以推廣之。而盡使衆之道。玉溪以本爲明德。端爲孝弟慈。快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聖

近譬堂藏板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或問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亦是意爾

語類

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

同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

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蔡虛齋曰。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陸稼書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文孝弟而言。仁屬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吳

近譬堂藏板

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爲善爲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卽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三山陳氏曰。爲惡之效。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在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辨**按朱子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邇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分。明以仁讓總承孝弟慈。而以貪戾反言之。諸家或將仁屬孝。讓屬弟。似丟却了慈。又或以仁屬孝慈。讓屬弟。亦穿鑿。總之古人行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異

近譬堂藏板

文原是不拘。而道理又自一箇。如上節單舉慈而孝。弟可知。則此處何妨。渾言仁讓而孝弟慈俱在其中。若下文則又單言仁矣。如時說不虞滲漏耶。○機謂發動所由。以一家總如此。一國便如此。國之教成。由於家也。但有迅速意。無遲緩意。或問。因人有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之疑。而明其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見仁讓之機。固速而貪戾之機。為尤速也。此最是本文中餘意。亦不必太分別。如下債事句。應作。而曰。一言定國。句。應與仁讓而亦未嘗不曰。一人則可見矣。乃盧氏陳氏等。不明大意。誤解朱子之說。皆謂從善如登。見其難。為善不可無悠久之積。將其機如此。句。都說反了。意非不善。而非此處所重也。○禎按。陸稼書云。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此亦有誤。蓋感化推行。在齊家治國之君子。固一時並到。然本文自有頭項。此節只說感應之機。尚未說推行之機。下文自有推行意。惟其一家如此。一國便如此。感應之機。捷如影響。但恐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耳。藏身一怒。而自能喻諸人。

矣。故註於下節亦曰。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辛

近譬堂藏板

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怨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怨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

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可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流清而治己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肖之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論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以施之於己今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昏則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悞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

實理自盡便是實理。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亦是不實。○李德雖有九分孝，只畧畧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足，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問：如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已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嘗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至

近譬堂 藏板

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者俱無諸已，然後可以正人之不孝不弟不慈。如此則是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也。庶乎能喻諸人矣。如使在我者不能恕，如何能喻諸人哉。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呂晚村曰：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恕字只在政治上，看。

【集】

金仁山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恕是指

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已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及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已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已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皆夬務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已盡已之忠也推已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爲恕也忠卽恕之藏於內者恕卽忠之顯於外者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蔡虛齋曰或問謂此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蓋已有可推則人化之不然便是所藏乎身不想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下章所謂化者又是天下化之所謂推者又是推之於天下也如保赤子條小註朱子曰此且說動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其言似可疑蓋治國平天下非拱手以俟其自化者但必有可推之實然後能使人化故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乃能使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也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正爲此也苟不能自治則無已可推矣其何以化人哉故推之與化不可分爲兩歧也只是推在已而化在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至

近譬堂藏板

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數句解此節甚明蓋治國之事豈能無待於政教之推但徒求之人而不反之已則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故傳者先明家國一理此感彼應之機而後言政教之推必本於藏身之恕非謂徒恃感應之機而無待於推也今人都不曉此只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蓋煞了只認感化一邊正犯朱子拱手以俟自化之譏矣乃虛齋反以朱子說推爲疑且謂推在已化在人豈非悞中之悞乎曰令曰求曰非章句明下責人正人四字而語類又以責人之恕申言之不可混也○朱子謂忠直是實心直是忠實不僞到應事接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觀此則有諸已無諸已有忠在裏面就到求諸人非諸人也○有忠在裏面所謂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者正以推已及人之中皆要有盡已之忠以爲之本也乃金仁山陳新安皆以有諸已無諸已爲盡已之忠以求諸人非諸人爲恕分忠恕貼人已豈求人非人時可不盡心乎章句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可缺韓氏謂應經文所厚者薄則只得重齊家意反有未備吳氏又謂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亦因有下三節而強言之耳本文語意何嘗要生下文但結過又咏嘆自有深長之意耳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感問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誓

近譬堂藏板

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同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蔡虛齋曰第二句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

異金仁山曰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呂晚村曰家國相通教成功故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奕

近譬堂藏板

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為齊家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脉也。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為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衍家國相關。疣綴闕文也。○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歎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各有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

一家即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辨按或問既謂上文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復三引詩非能於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則只重反覆詠歎之意可見乃晚村反謂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指示箇景象夫一家仁一家讓豈非一家人人如此之意乎。分明以詠歎意為淺而別求深奧意思。即引詩之序有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亦就三詩中見箇次序如此非以此為要義能補前文所不及也。本文只於三箇而後字見反覆詠歎惟玉溪盧氏謂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為得其解。○金山知得此章有化推二意勝於諸家。但所分尚未盡確亦於血脉未貫通故也。○若上文有不盡之意待引三詩以補之則故治國在齊其家一結為多事而故字在字都無著落矣。至引詩之序亦朱子就傳者而推之非傳者執定三詩以為教人之序也。然亦只與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有合而晚村又誤認先夫婦兄弟而後父母更引妻子好合二

節吾未見修身齊家者不以事父母為先也時文因
三節無意發揮遂穿鑿出許多般害道不淺
頑按首節云其家不可教至此云而后可以教國人
兩處可字正相應其家不可教我不可教家人也必
修身而后可以教人則教國必在于修身以齊其家
而后可以教國則教國必在于修身以齊其家矣
文義闕通本如此○第二箇宜其家人已推開之子
說到君子身上見詩咏之子之能宜其家人如此君
子有治國之責亦必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是
就詩辭補一層說不然之子有治國之責而謂其
而后可以教國耶時解又有謂君子能化之子有以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亦多一層下節第一
箇宜兄弟是就美元侯說第二箇宜兄弟亦指
凡教國之君子先宜兄弟而后可教國人之宜兄弟
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語類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后

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
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
處其變看他烝烝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
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便處得
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
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
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
恁地他若不去致辟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
盡死做這一著時也是不得已著恁地但是而今且

去理會常倫。而今便解如何有箇父如瞽瞍。有箇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

同 大全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

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

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

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

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弟。皆足以法於人。此

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

異 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

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

辨 按上兩引詩。都從齊家推出。治國來。而以而後點

醒在字之意。此則其儀不忒。是說身修上事。正是四

國是說國治事。其間却未說齊家。故傳者補其為父

子兄弟足法一句於中。蓋父子兄弟都是家裏面事。

今君子之為父子兄弟者。足法則一家無不則而象

之。而後民乃法之也。遠而後亦緊根家齊來。非脫却

家只根君子也。故下文緊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禎按一家仁。貼孝一家讓。貼弟一人貪戾為慈之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已見穿鑿支離。乃黃氏復以宜其家人為仁。宜見宜
第為讓。正四國為貪戾之反。尤支離而無意味。蓋讀
書當明大義。屑分貼已開近日時文濫觴矣。○其
儀本就君子一身而言。朱子亦未著意解此字。乃晚
村謂今世人。家孝弟。姍睦者。亦在在。有之。然其家禮
法未明。制度未備。則不足法。是於本文。其為父子兄
弟上。又添出禮法制度來。亦本章所無。但其意則善
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

辨 按上文已結矣。引三詩咏嘆而又結之。分明以二
箇而後反覆為在字寫生。而又結之。以此謂治國在
齊其家也。就詩辭生出許
多枝葉。總非咏歎神情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路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

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

語類

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日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次須逐件又徐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卒

近譬堂藏板

其所往了。到各處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止。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踰越。頓進一處。不可。○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件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是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老與孝。長與弟。恤孤不倍。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問。絜矩曰。上之人老長。恤孤。則下之人與孝與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

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如東山出車。杖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家室之情。亦欲使凡在下者。有所感動。○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上老而民興。孝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處。又曰。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而民興。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將去。繫要在毋以惡相。似是。以興起其善心。遂成。遂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

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起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為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以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空

近譬堂藏板

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量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二字。○蔡虛齋曰。本文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節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中心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言。蓋自興孝興弟。而可以見人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了。或者泥或問不為有以化之之字。為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為指天下。以為二之字不同。繆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前未有以處之也。若也。○大抵國狹而天下廣。四封之內。風化易同。若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奎

近譬堂 藏板

下之廣苟不平其政以處之則是有仁心而不繼以
 不忍仁之政矣何以能仁徧天下○章句彼同有是
 心而興起焉者此興起者不是本文典孝與弟之民
 也乃承上文所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
 有一夫之不獲者言也○語錄謂絜矩即恕然恕
 面其說天下之人亦分明○語錄謂絜矩即恕然恕
 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之恕也○上章所
 謂恕以治己之心治人之恕也○治人之恕謂必自盡
 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也○愛人之恕謂我
 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得遂其孝弟慈也○其究一
 也○林次崖曰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
 共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呂
 晚村曰上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
 事以遂其欲蓋上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
 下人心之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
 行下效興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潤
 遠觀聽阻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
 與天下微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

一國人心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
 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
 首尾只推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
 此也○然治國時豈無政事乎天下豈不用教化然
 節次自有不同不可曰身脩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
 國無分也○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解得矩
 字不曾解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由出也故
 朱子謂
 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
 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
 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
 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
 却在絜字也○家國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
 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
 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
 而遂願屬天下母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
 下無煩與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
 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
 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歷五方異姓有宜此不宜彼者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奎

近譬堂 藏板

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國家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紮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誠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之故。曰：紮，矩之道。蓋謂紮人心同然之理，而為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血氣嗜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為釋氏之方便。曾度非聖人。紮矩之道矣。○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紮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紮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紮矩於天下也。紮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呂晚村曰：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國家之矩。紮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紮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一國之心，無異於家之心。因知天下之心，亦無異於一國之心也。人心既同，則皆要遂孝弟慈之願。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這句是拖到紮矩上去。蓋治國非無政事，亦必要推已以及人。然為地甚近，風土不殊。人情易通，使之箇箇得以及人，然為地甚近，風土不殊。夫之，不獲甚難。所以必要紮矩之道。始得。○玩是以有三字。便知處置之方。原含上三句。內若謂紮矩不關治國之道，便脫離在治其國在字。然謂紮矩不方，用得之。意。○矩兼已上章。恕字未得。朱子節次成子般，只紮處要費經營度量。註云：因其所同，天下都只一。所同，便是矩。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便是紮矩。可見矩物是上三句中存底。只紮之之道，是為平天下而設。虛

齋謂合上下四旁為矩。國處一偏當不得矩字。此亦
泥看字義而失之也。○國未嘗不要處之。然為地甚
邇。施之不得也。故說怨而必曰藏諸身。天下本嘗不
要化之。然為地甚遠。處處得宜。却難雖標。準在治國
前已立定了。然無以處之。而徒謂有以化之。亦不得
也。故雖說人心同然興起。而必曰絜矩之道。○矩既
是所以為方者。則上下四旁有一毫不方。便不合矩
矣。人惟義理之心。乃能上下四旁。彼此如一。方可謂
之矩。若者慾之心。雖亦人之所同。然不合義理。便偏
有所好。偏有所惡。上短則下長。左廣則右狹。如何能
方。如所謂之心也。惟義理之心。所以同然者。必是孝弟
慈義。理之方。雖到節次。成了方。用得然。却不是
之道。○處之方。雖到節次。成了方。用得然。却不是
到平。天下時纔思量去。絜矩蓋知明處當學問。只格
物致知。時此理原自明徹。然必須逐漸做去。苟平素
離知處之。道而到平。天下時不能隨事斟酌。却自
失了。故或問謂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畜

近譬堂藏板

道下不能察字。正是提撕警覺人處。○平天下在於
絜矩。絜矩在於公好惡。自古人君不能公好惡。以絜
矩者。只是重財輕德。許多驕奢淫慾。都靠這財。以濟
之。所以奪民所好。反民所惡。使民飢寒困苦。無所
至。都是這內財壞了。事故篇中。淳淳為言。而末以義
利對結。朱子會其意。故於總註則曰。務在與民同好
惡。而不專其利。語類此處云。專利於上。急征橫歛。民
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得甚事。又
日須是以畜妻子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方得都照不專利說。俗解添出理財夫
本。文只說德本。末內本外。末何嘗說要理財。夫
財。為急務。便是內末心腸。生財有道。亦只是破人
君。內末聚歛之惑。意不重理財也。至又添出用人一
項。與理財對。益非本章之意。好善惡人之公心。
此最易見。故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就進賢退不肖
說。非以用人與理財對。平對也。此章貽誤甚久。故先發
慎。朱子謂知在前面。這處說推則重。推不重。知矣。

而或問又下不能察三字者。以推之時。一不加察。便不能精詳。而得當也。如首章知止後能得前。又下箇慮字是也。○朱子既謂絜矩到平天下後節。次成了方用得。則知矩雖家國所同。而絜之之道。則不如天。下之難。盧氏以齊家爲絜矩於家。治國爲絜矩於國。務推廣本文之義。而不知其不精切也。○註云。亦可以見人心之同。此人心該已心與家國天下之心。都在內。晚村謂矩從家國間見。將反不從吾心見耶。須合內外人。已而一方。是絜矩。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壹

近譬堂藏板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或問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奕

近譬堂藏板

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絮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一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存乎其間則一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絮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射而為射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絮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

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四方而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以惡之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必見其物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必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所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

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

諱顯

下母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問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

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

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

東隣西隣以隣國為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

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所惡於

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左所惡於

左此數句皆是就人身切近處說至於母以使下母

以事上母以先後母以從前母以交於左母以交於

右方是推以及物之事○問絜矩曰只把上下前後

左右等句看便見絜矩也○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

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短所度長絜大上

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絜

近譬堂藏板

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

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方若將所責上

地之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了若將所責上

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若將所責上

我如此而後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

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

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得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上

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

不平矣○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

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

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

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

著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

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

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方

侵越如伐木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

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絜矩如自家好安

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自此以推之○恕亦是絜矩之意○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正要善办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曰仁者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絜矩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脩身推而措之又不是他機巧變詐權謀之說○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

人小處亦可見如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闔恐後入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

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親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做人是便自分曉○忠是本恕是枝葉乃是別有枝葉乃

大金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中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雲峰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以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

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蔡虛齋曰：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只說得取平之義在，觀或問所謂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云者，益可見矣。○此條分明只是說出絜矩模樣。非正言其事也。若正言其事，則章句彼同有是心而與起三句俱無所用之矣。前云上下四方均齊方正，後云長短廣狹，彼此如一，知君子絜矩一條，本無上下四旁之位，則知所惡於上一條，亦無長短廣狹之物矣。故曰：要會其意，而無泥其辭。○既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又云：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掇，且不相貫，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與起者云云。○吳蔡虛齋曰：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皆自以已。辨按於下，必用箇使字於上，必用箇事字。故註體貼。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其意用箇無禮不忠字。若前後如長先幼後相似。故用箇先從字。左右只平等。故用箇交字。此便是事。當然處若徒知所惡為人之心。同然而不知使事。不可從與交為事。理之當然則猶不可為矩而猶不可。以言絜也。母以字固著力。而使事先從與交之本。分必不可有一針之差。乃得。○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這只是就根本處說。若不。平天下之時。雖曰已知。而不可以不察。雖曰。已能。而不可以不問。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是平日造此矩者。在窮理正心上。不然。先不成。矩如何絜得。故曰遠欲以爲施於人之準。則意雖公。而事則私也。○朱子於齊家云。正倫理篤恩。義只此便齊一矣。更不須推於治國云。立標準。胥教誨。有以化之。而又。有以推之。然只一箇教誨。亦不須絜於平天下云。推已度物。舉此加彼。則全用絜矩。其不言化之者。以標準之立。無異於治國。但推處有。

同也。○上下前後左右合自己。在中央。作七箇人看。朱子說。矩字之義。明白極矣。然須知中央無定位。隨處而在。若不先於中字定標準。如何見得方與不方。故已在。上。有箇上下。已在。下。又有箇上下。已在。前後左右皆然。山家所謂移步換形。須要。先定本身。見在之。中。然後纔可折轉。來比兩頭。此吾所以謂使事。先從與交字。都是從已身起。跟脚。不然。所謂方者。皆不方矣。

禎按。上下前後左右。不過畫出一箇矩底模樣來。與人看。若認真在平天下說。則悞矣。蒙引既明得此意。而又謂治國當不得矩字。非也。即章句所謂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言凡好民好惡。皆要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如此推所惡於上。則下。前。後。左右者。然也。若虛齋謂。自巳度人而推之。則有上絜矩之道。句無此一節也。得○朱子謂。恕不離忠。如本根中發。出枝葉。非是別有枝葉。則所謂心裏實實。實母。以便是忠。時解以所惡爲實心之忠。母以都是說。恕而所惡是我心裏實實。實惡。母以是我心裏實實。實母。以便是忠。時解以所惡爲實心之忠。母以都是說。恕而所惡是我心裏實實。實惡。母以是我心裏實實。實母。以便是忠。時解以所惡爲實心之忠。

以方說恕便已
分忠恕為兩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助語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或問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同大全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主

近譬堂藏板

好惡得衆得國○蔡虛齋曰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入言以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入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絜承上文絜矩而言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人一端言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為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絜矩絜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絜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絜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証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

國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
 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
 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
 人欲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
 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
 事父母者而事之哉○蔡虛齋曰或者又曰章末章
 句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不專
 其利以理財則與民同好惡非以用人言而何又
 或問云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不過好惡
 義利兩端而已義利二字亦以理財言也則好惡二
 字又非專言用人而何是不然單言好惡則是無所
 不該若對義利言則好惡又止屬用人而義利屬理
 財矣此猶單言仁則包得義禮智若對義禮智言則
 仁又只是愛之一端矣經中如此類者固非一二見
 朱子當時只用好惡二字以該之似亦足矣又必兼
 言義利者何歟蓋以好惡二字於理財之義本不甚
 顯况又是秦誓以下好惡字皆偏指用人此章句所
 以不得不於好惡之下復掇以不專其利數字而或

問又續出義利二字也其垂訓之意亦至明白矣
 辨按絜矩是推廣已心為民之心也然必能絜矩纔
 以民心為已心矣於民之好惡有一毫不周猶筭不
 得絜矩猶筭不得以民體或問故能又兩層正發明
 行實事勦驗此心本體或問故能又兩層正發明
 此意○傳者引詩原明能絜矩之得上節單就絜惡
 說此以通章之所好二句拈出好惡不但為一節之實
 義且為通章之眼目借詩辭民之父母引起好惡同
 民時解認真釋詩反重氏之父母上不知傳者因經
 引詩豈反釋詩而離經旨乎凡引詩節節都當如此
 看○虛齋謂後就用人申言好惡非此處同民好惡
 單就用人說是矣而又謂單言好惡則自無所不該
 若對義利言則好惡又止屬用人而義利屬理財夫
 好惡公之極便是好惡又止屬用人而義利屬理財夫
 肖亦只是義上分明退賢進不肖亦只是利上牽絆不
 此又何可分屬而對言之乎總只理財用人四字橫
 據胸中盈傳者本文都不顧耳
 頑按民之所好民之所惡兩所字有許多不同處要

委曲周詳。所以待絜好之惡之。有毫釐不到。亦奚不
得。能絜矣。○前節自解絜矩二字名義。此節是說能
絜矩在公好惡。而以民心為己心。何嘗有前段言絜
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之意。吳氏妄生枝
節。最足悞人。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亾。為
天下之大戮矣。

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
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三

近譬堂藏板

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
惡。則為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

同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
私好惡失眾失國。

異蔡虛齋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且漫說好惡字出
所該意廣也。故下條或問云。言有國者不可不謹。
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則似德之外更
有在所當謹者。而好惡亦在其中矣。若專說好惡。則
先慎乎德。亦說不來。此只是因下文或問而致避就
之意。其實或問意未甚精。觀下文以財散民聚為有
德而有人。可見好惡不偏。即是德也。或問蓋多出門
人之手。

辨。拔慎便。自不昏不聞。莫見莫顯之間。以及行政之
際。都要慎。若好惡便單。就形於意念。事為者。說故不
可謂慎。好惡即慎德也。惟不慎。故有辟。辟。便已有偏
之。可見。故貼好惡。說好惡之原。在於慎德。此句本不
錯。虛齋反疑。或問謬矣。○有國者三字。自是推開。尹
氏為治平之君子而言。如後面長國家。此謂國都說。

國豈可謂說國便不切乎天下耶
禎按好惡纔狗已私便不能同民便是不能絜矩所謂纔有偏便是上面長下面短左邊廣右邊狹了於此見人已之相闕而絜矩之有定則也○朱子於上節註云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已心將能絜矩卽說在所好所惡二句之中於此節註云若不能絜矩而好惡狗於一已之偏將不能絜矩卽說在辟字之中可見傳者引詩無非借明已意仍拈釋詩不放者非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已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誠無僞此章主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

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繫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繫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之所以行也○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繫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繫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維新之命與顧謂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
異蔡虛齋曰章句云引詩而言此何不云引詩而釋之曰大抵只是要得失二字意出故周旋其辭其實未必不是釋也分明有箇道字○林次崖曰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曰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二句只是解詩意上兩節意就見得不是指他說蓋此之謂民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辟則爲天下僂這便是失衆失國也
辨按上兩節是言能繫矩不能繫矩在於能公好惡不能公好惡以總括下文之意故此言與民同好惡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蓋

近譬堂藏板

則得衆心不與民同好惡則失衆心而國之得失即係於此爲結上文兩節之意也○虛齋謂有箇道字分明是釋詩意予謂不然不過就詩指點出得失之所係耳註明謂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則重在結上可知矣反謂註不言釋詩爲周旋其辭是總不明傳者大意耳○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謂能存峻命不易之心即上文所謂慎也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分明明字在繫矩同好惡之前已包下先慎乎德立言矣
禎按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必喪師旣喪師旣喪師上作解釋却不道引詩之言未喪師旣喪師却爲甚底獨非以能繫矩而公好惡則爲民父母而得衆得國不能繫矩而好惡偏僻則爲大僂而失衆失國乎訓話之學並一章文義亦不能打通如此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
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或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語類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
如陽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安得不歸於我。
附大全朱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
後面只管說財。

同玉溪盧氏曰。德卽明德。謹德卽謂明明德。先謹乎
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
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
德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
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雙峰饒氏曰。格致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近譬堂 藏板

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
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爲其有所蔽耳。
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爲急。而德爲緩。語之以散
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
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
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爲矣。烏能絜矩乎。
不知君子天下者。非無財之爲患。患吾德不修耳。古之
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
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
財則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卽此便有
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
德爲本。而財爲末。昭然矣。○林次崖曰。絜矩是與民
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
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
好惡之後。卽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異蔡虛齋曰。能慎德則必能絜矩。而有人矣。看來能
公好惡。就是德。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好
仁亦只是公好惡。卽絜矩而已。財之與用。要甚分不

待。有德即是能絜矩，若好惡不公，豈所謂意誠心

辨。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

先者，尤在於德。分明看德在絜矩之先，況註又訓德

即所謂明德，正恐人誤把此德字便貼絜矩，謹好惡

說也。明德是自己身上事，絜矩是平天下列條，自看差

混得。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有德即是德，推一層說，最善補

了。玉溪盧氏謂有德則能絜矩，作慎一層說，好惡之

本文。是故二字緊承上文，指出慎德。正見好惡之

原必本於德，有德則自得，眾得國而有德，是德

上意說來，有德則自得，眾得國而有德，是德

本財末上去，細玩註意，確當如此。或以先慎對上，謹

好惡而對下，人土財用，或以先慎對下，人土財用

而對上，謹好惡，皆偏見也。上之所以多取於財，用

以供上，與好惡之不能同，無三字隱隱見於財用

之故，不能慎德，故朱子下不患無三字，隱隱見於財用

德則何患乎此而不絜矩，以同好惡也。若只說絜

矩慎好惡，則自有入土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標出明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老

近譬堂

德便是無本之學。天下豈有平地裏便能絜矩公好

惡之理，必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此是傳者喫緊意

思。頑按朱子謂絜矩之大者，只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

管說財，可見到底只是財對言，而人以義利對結之

本條，俞無理財之意，亦非以理財用人為平天兩

大事也。林次崖識得此意，謂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

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

財用上，緊繫關係，公好惡說亦正與財聚民散財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言為人上者，明德為本，而財用

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修德為

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

○呂晚村曰本則理一未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也
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
財為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
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財而慎
德語病不小矣

異蔡虛齋曰不可說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本此一
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文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辨按註既曰本上文而言則分明是本上有德此有
人土財用而言矣但德不為財而後慎則似明德之
本不為財之本如對新民意則民之本且在本章則對
則訟之本對財用言則財之本且在本章則對訟言
公好惡言亦即絜矩公好惡之本也但與財對較財
之有由於德是財既為德末矣即以德為財本亦何
不可乎虛齋謂不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而艾千
子遂推明之謂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
正與朱子財用為絜矩之大者意相反矣天下之末
視按若謂先慎乎德德字便對財而言則是因言財
用纒下此一句不知本文只是承不可不謹而言此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支

近譬堂藏板

所謂當離末看也然即以財德對言德自是本財自
是末此所謂又當粘末看也呂說甚細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或問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
人有土則因天而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
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
奪之教者也

語類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
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
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輕其

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母乃施之以相凌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與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

辨按註謂財者人之所同欲以欲字照前好字則與未重財自為人之所同惡矣此不能繫矩而反民好惡也

而從好之意上好財下亦好財上奪民之財民亦爭奪其上之財矣○上纔內末便是施以劫奪之教蓋

上行下效之理勢如此尚未說到民散悖出故吳氏以爲未以利害言○或問於有人有土下補因天分

地四字緊照後生之者衆四句說所謂生財大道也故不患無財用

顧按黃氏說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下語未穩若以德對財言則德者財之本矣若泛言則又不僅國

之本矣財者民所賴以生故所同欲若以爲民之心則孝弟仁讓豈反非民之心乎與經文所言之未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同而本則猶是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

或問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尊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

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同東陽許氏曰財聚民散言不能繫矩取於民無制

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繫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

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

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

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

散。則知民之聚散矣。○蔡虛齋曰：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看兩故字，就是本文是故二字。蓋外本內末，財始聚，爭民施奪，民始散。又畧有先後。○財散不必言散財于民，只不聚財于上，便是也。民聚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如周之成康繼世有天下，又安得更有遠來者？
辨按：只看財聚則民散，兩則字緊緊見得失關頭全在。於此故註云：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可知自此至此，便下義利不能以兩立一句。關會到章末，最有見處。其引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亦只是借証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子若本文聚固是聚積在上，散只是散在民間，非取已之財而散之民也。民聚也只是更不他往，民散也只是離心離德，背而之他。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全

近譬堂藏板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或問：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附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爲這個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個。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個。○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同大：全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已，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

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爲不可悖一也。○蔡虛齋曰或問引鄭註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辭。上貪利則下人侵叛。今當依此貼之。但言悖出悖入一句本以起下句。故章句云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爲人君之言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二則曰者是并下句皆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脗合無間。故引之。且云得其旨矣。是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

辨按上節言財聚民散。只說到不能有德便不能有人。此說到貨悖而出則金財亦不能聚矣。不能聚矩之失。到此纔說得盡。○曰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則分明上二句引起下二句。非平列之辭。蓋只承上好之財聚民散而推言之耳。○朱子謂財者人之所同好。生起禍亂皆從這裏來。又曰生養人只是這箇殘害人亦只是這箇。可見此是一章喫緊意思。故直至章末必收繳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人於朱子此等處都忽過。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全

近譬堂藏板

禎按兩者字。自是大槩泛說。不指定人君。虛齋所定鄭氏說最當。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同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申前得失字。以德爲本則善善則得衆得國矣。以財爲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繫。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繫。矩是爲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

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繫。矩是爲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

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善。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意。○蔡虛齋曰：人但知章句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遂以為無關於先慎乎德以下。而不知所引文王詩。既為結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則此一節謂之申言。亦當為收結先慎乎德以下之意矣。况或問明謂亦承上而言之云云。安可忽耶。○且自先慎乎德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自秦誓以下。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則此兩段亦為申言耳。總是絜矩之意。層見叠出。○按得。失二字。是平。天下章。關目。故註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以前言得失也。所謂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者。以前只言國之得失。係於人心。此天命之得失。即人心之得失也。而皆係於吾之善不善如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全

近譬堂藏板

此可見善不善又為人心之本。而當內本慎德以絜矩而散財貨也。○就財用言絜矩。正以財者人之所同好。能慎德以絜矩而專利於己。則好民所好矣。不好能慎德以絜矩而專利於己。則好民所惡矣。與公好惡原不是兩箇意思。乃胡雲峰以財用與好惡平列。大失其旨。○禩按：平天下一章。喚緊在提喝人處。故歷引詩書。此因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謂申言得失之意。至善不善。畢竟根德為本。財為末。內本外末。則善外本。內末則不善。何嘗不是收繳慎德以下五節。看類引楚書。舅犯之言。猶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愈明白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勇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此人。文公時為公子出。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同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一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衆。財用之不足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絜矩哉。泛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蔽於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奎

近譬堂藏板

則明知絜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絜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狗已欲而不知有人也。

異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雙峰饒

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按東陽雙峰之說。皆謂此兩節結理財而起用人。

其實集註原無此意集註於康誥前但云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於秦誓以下但言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何嘗劈分理財用人來故三言得失一節緊似一節如時說各有頭項先不得隔山照應如何是語益加切之意乎○寶原是貨財邊事所謂末也善人仁親雖不即是慎德然亦是德邊事所謂本也無以為寶即是不內末善人仁親為寶即是內本故曰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舍

近譬堂藏板

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哉問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

語類媚嫉以惡之是徇其好惡之私○斷斷者是絜矩媚嫉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嫉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贖得我底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嫉

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

同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

而化之之謂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聖義

中和。此對衆善而言之者也。○新安陳氏曰。有容者。

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嫉者。不能絜矩。而人所

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嫉者。而捨

之。是又絜矩之大者。○蔡虛齋曰。一個。亦不必說是

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只用平平底說。若下文所

言。皆是氣節的事。亦可。今旣然。朱子又不訓。何從見

其爲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非是說他。未能無朋

黨。但未及說到此意耳。○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

不可謂有德無才。○其如有容焉。言如物之有容者。

蓋人之一心。豈真有許多大。有許多潤。可以容受許

多物哉。故爲之形容曰。其如有容焉。此正指其心之

休休處然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金

近譬堂藏板

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嫉以惡之。蓋以其賢之大小

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

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深淺。○呂晚村曰。如

有容。寔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

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人之有

技。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我寔能容之句。下

半段。又應寔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異玉溪盧氏曰。一個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

無他技。德有餘。而材不足也。休休二字。其義深長。有

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

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各言也。有技。若已有

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已

有之。不獨不媚嫉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

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

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

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嫉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蛟峰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無其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呂晚村曰。無他技。不是實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玉溪謂有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意。此說好。[辨]按朱子斷斷者是絜矩。媚嫉者是不能絜矩一段。看此下四節。層層只對絜矩。公好惡說。壺非以人。與理財作平時也。其所以就進退。人才說好惡者。以。好善惡。惡人之公心。即後文所謂人之性。是也。以此。節論。有技彥聖人之所同好也。而斷斷之。臣好之。便。是能絜好之矩矣。或問云。亦由媚嫉之臣惡之。便是不能絜惡。之矩矣。故或問云。亦由媚嫉之臣惡之。便是不能絜惡。个臣。是思得如此。一箇臣耳。乃盧氏以為挺然獨立。而無朋黨穿鑿之甚。且獨立二字。與下有容不合。今。見有技。便若已有見。彥聖便好之。不啻口出。將以為。植黨樹私。而可乎。無他技。亦只是形容。其斷斷誠一。

處。乃又謂其德有餘。而才不足。夫有技而若已。有彥。聖而人心誠好。其才不足。吾不信也。○置才德之能。如。此之。人而謂然。休在。心體上見。其。容他。休不與物接。亦。鎮常。是。如。自能承。不受。說為。接。亦。容。恐。說。不。實。故。必。有。容。便。就。事。物。來。能。承。受。說。為。接。亦。鎮。常。是。如。對。斷。言。不。離。體。也。有。容。恐。說。不。實。故。必。有。容。便。就。事。物。是。體。物。處。則。誠。是。體。也。○斷。斷。是。用。誠。以。有。容。而。休。公。以。休。心。如。有。容。是。就。其。心。之。用。其。心。是。用。誠。以。有。容。而。休。公。以。休。心。之。辭。乃。方。氏。謂。其。心。之。用。其。心。是。用。誠。以。有。容。而。休。公。以。休。心。之。穿。鑿。○註。訓。斷。為。疑。辭。且。謂。無。物。比。有。容。俱。是。摹。擬。亦。斷。形。容。之。也。豈。外。貌。誠。一。之。貌。謂。誠。一。處。難。說。以。解。以。外。貌。為。言。且。謂。無。他。技。緊。承。其。貌。而。言。外。如。云。手。亦。謬。矣。斷。且。謂。無。他。技。緊。承。其。貌。而。言。外。如。云。心。斷。是。休。裏。面。骨。子。之。無。欺。自。慊。休。休。如。云。頑。按。一。個。臣。緊。接。斷。斷。今。無。他。技。說。下。言。想。得。此。斷。有。容。之。臣。而。用。之。也。媚。嫉。以。惡。之。一。段。只。是。上。文。

反面原不是秦穆意中之人俗解又謂一个臣包含
下兩種人說亦殊多事○如有容只是形容其量之
大寔能容是嘆服其容之深假令非以斷斷為休
則有容或出於虛假安在寔能容也是寔字不但根
休休正根
斷斷來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

或問媚嫉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
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
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三 全 近譬堂 藏板

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
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
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
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
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
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
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
之境以禦魍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
害亦所以禁伏兇人使不得逞其惡雖因彼之善惡
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
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
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
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同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
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
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
截而言媚嫉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
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入則君子不進去小人

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
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嫉之人。
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
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
辨按或問謂仁人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
使民不得被其澤。則可見惡媚嫉之人。正是愛善人
矣。如易中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陰陽每相剝復
聖人作易。無非扶陽抑陰之論。故惡以成愛。乃天地
間至當之理。玩此謂語氣原以本句証上文。非引上
文入本句也。勿疑盧氏為偏說。○仁字前此未見於
此。特提出唯仁人三字。已見愛人者仁人之本心。今
放流妨賢病國之人。却唯仁人能之。正以其惡以成
愛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六 近譬堂 藏板

而不能遠過也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

未仁者也。

語類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
同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
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
而不能去。是也。○黃際飛曰。知其愛惡。畢竟知之未
真。以其未用格致工夫也。未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
時少了根脚。

辨按四箇不能。人只作寡斷說。便不得其所以不能
之故。註云。君子而未仁。夫未仁便是私去不盡。私去
不盡。故恐用君子以妨己欲。退小人以難遂己私。如
何能夾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拆是。多少遲回
顧慮在。
顧按就本文平平看。見賢見不善。要舉要退。已是知

所愛惡矣。不能舉退，不能先遠，便是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故曰未盡愛惡之道。只是誠意上少著力。然果能真知，必能誠於好惡，則知之未真。黃說頗得註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或問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

不仁之人，阿黨媚嫉，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

展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

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圖**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

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兌

近譬堂藏板

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

結之。○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菑必逮夫身。桀紂

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

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遑順人之性耳。苟好惡

何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

以用君子而與用小人而凶，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

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

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

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

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

道者，皆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

平天下之要道也。○蔡虛齋曰：一說好惡公私之公

私，以事言，至公無私之公私，以心言，事之公者絜矩

也，心之公者其所以絜矩者也。故下文即斷之曰：君

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林次崖曰

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

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也。明好惡，曰申言好惡，公之極也。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繫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於所好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通章只講繫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為，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卒

近譬堂藏板

林次崖曰：按用人一節，極是國家大事。歷觀古今天下治亂，何者不由用人得失？此上好惡一偏，則其餘皆偏。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矣。且看本文好

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及後世，亦自見得。故傳者專就用人一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結上文之意，不為無意也。○平天下只是箇繫矩，所以為繫矩，只是箇好惡。理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說。要不出公道好惡之內也。○黃際飛曰：仁人之能好惡，民所好好之，所惡惡之也。君子未仁，未能好民好惡，民惡者也不仁之甚。所謂碎則為天下僂矣。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玩章句已於此節結尾用人下節三言得失，又通結之，不單結用人而用

人亦在其中。辨按此數條，不是傳者有意提出用人來說。蓋好惡

在己，是己之善惡。己之善惡，用之，便是好。己之惡，用之，便是惡。而後已。故註云：天下必使人人得遂其好善，惡惡之心。此意晚村謂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二語

最透徹。○註云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者以南山有臺言好惡之公能繁矩者也節南山言好惡之私不能繁矩者也而秦誓一節就相臣見好惡有公私唯仁人節申言好惡公之極也見賢節申言好惡在公私之間未盡其極者也此節申言好惡私之極者也逐漸說來何嘗以此節結住用人而以下節又通結之黃說自誤○樂只二節大槩說節繁矩在公好惡公則得衆得國私則失衆失國矣先慎以下見不能繁矩公好惡在外本內末不知利者民之所同好自專其利而奪小民之好則有民散悖出之禍蓋內本則善而得內末則不善而失也惟德本財末是要緊關頭故又類引楚書舅犯之言以明之秦誓以下見好善惡惡人之恆性公之極者順人之性私之極者拂人之性順人之性者澤及子孫拂人之性者蓄必逮身也然推究其原一由於忠信一由於驕秦其得失又只係於君心矣若理財用人一分頭項語氣都不照顧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空

近譬堂藏板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或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繁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語類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

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已復禮等語皆是也○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生

近譬堂藏板

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純心上說出
 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
 理之所以凶○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
 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
 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
 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
 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
 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
 天下之要○蔡虛齋曰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既矜高
 則侈肆矣○恣已徇私○惟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
 有人也○此與發已自盡徇物無違正相反○章內三
 言得失而語意加切○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之得失以
 人言者也○善則得不善則失之得失以身言者也○忠
 信則得驕泰則失之得失以心言者也○故曰語益加
 切○前云深切故此云益加切○朱子小註云忠信乃
 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凶○此可以證天

理之為大道○林次崖曰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
 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
 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
 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為已之心○父欲孝為物之
 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
 信分屬人已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
 朱子曰忠信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
 謂之信○又曰忠是就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按此
 與蒙引不同○呂晚村曰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
 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已治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
 也○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
 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極也○皆
 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已治人之全而
 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
 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
 也○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
 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
 虛○曾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奎

近譬堂藏板

雲峰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繁
 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繁矩之道也忠
 信以得之者在已有矩之心而發已自盡則為忠在
 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
 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繁矩之道也泰者侈
 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繁矩之道也前兩言
 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
 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東陽詩氏曰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繁矩不能繁矩之
 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
 大率繁矩則得不繁矩則失○蔡虛齋曰大道正指
 繁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
 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
 大道是繁矩之尊稱者也○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
 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長長上恤
 孤者也提修己事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絜矩之
 道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是推以及
 人事○呂晚村曰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

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已
 治人之術即明德新民也○忠信人即作絜矩看
 固其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
 之同然忠信即行處實心上說絜矩即誠意章好
 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慎慎獨也○以上
 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
 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
 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
 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
 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
 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
 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總
 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
 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
 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
 先滄柱曰大全小註明云道即大學之道修已明明
 德之事治人新民之真雲峰東陽又混做絜矩若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告

近譬堂藏板

大道為絜矩。則絜矩即是循物無違矣。於下面刊著信以得之。豈非騎驢覓驢耶。故槩言修己治人之術。朱子最有斟酌。又註云。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用明道語。而朱子又釋云。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明明一表一裏。互相說矣。諸儒惟將忠信做一箇實心。故推以為絜矩之本。豈知同一實心。其不欺於己者。是忠。不欺於人者。是信。便有盡心循物之別。即云。忠以得修己之道。信以得治人之道。亦無不可。或疑修己處。豈可離得信。治人處。豈可離得忠。不知忠信兩者。合之則其義相因。分之則各有緒。而不容混。下句。驕者矜高。則驚外。不情與發。已自盡者。相反。泰者。侈肆。則恣意妄行。與循物無違者。相反。然則矜高者。不能修己。侈肆者。不能治人。對照亦甚分明。辨按此節。認解甚多。因承上言。好惡公私。遂以大道為平。天下絜矩之道。而無與於修己矣。因朱子解大道。結但為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無與於總。秦誓以下數節矣。至以忠貼修己。信貼治人。兩之字。

專指絜矩。種種謬妄。不可枚舉。豈知君子特訓以位。言之。則是平天下之君子矣。道不但訓修己。治人。而必曰。居其位。而修己。治人。則正。貼乎。天下。講見。而治人者。必有大道焉。蓋絜矩。以公好惡。治人。之也。而不慎。德以修己。必不能絜矩。公好惡。以治人。也。見居平天下之位者。豈可無修己。治人之道乎。章句。兼修己治人。正結本章。先慎乎德。以絜矩而公好惡。疑非大道之兼修己。既知得絜矩。在公好惡。而先進一層。為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而樂只惡之。能言好惡。慎德以下。四節。又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則三段。文義又何嘗不一層。進一層。而乃謂此物無違。謂信。原不是。兩箇故。朱子又發明之。曰。忠是

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只一箇實心在裏面看。只是忠在貫於事。事物上。看便是信。俗解。悞看以信貼物。故分屬治人。却無違者。心之爲也。信特實心之貫。徹乎物者耳。豈卽貼物。上說乎。况修己之術。原有格致。誠正修之事。則亦非空。自盡而已者。又安得謂只。要忠不要信耶。以之字。指大道。既該修己。治人。說則。信以得之。是明以忠信爲修己。治人。之本矣。以字甚。著力。故朱子謂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之。由以。之。而反以忠信。安分。人。已。何也。○大道。既兼修己。治人。不可卽以絜矩。亦是治人。之術。未嘗不在。道之中。但。另離絜矩。標一道。理。名色。夫。絜矩。只是。治人。之。處。實。心。信。自。兼。修。己。治。人。而。言。如。何。單。以。絜。矩。之。行。處。實。心。爲。忠。信。乎。至。仇。滄。柱。又。將。絜。矩。看。在。治。人。之。術。之。外。而。以。信。字。當。絜。矩。使。以。字。之。字。都。無。著。落。又。謬。之。謬。矣。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平時而或問則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中。本也。論來大道。既兼修己治人之術。則忠信實兼修己治人之術之內。而本茲曰絜矩之本者。以絜矩原該治人以居其位。故也。若悞認絜矩之本句。而以兩之字單指絜矩。則謬矣。○忠既絜矩之本。信既忠之發。則忠單斷無不信如無忠。做不出。恕來。一般。可知。驕是心裏。矜高。泰。是。外。面。倭。肆。而。既。矜。高。則。必。倭。肆。亦。是。相。因。蓋。既。恣。已。徇。私。惡。必。以。人。從。欲。如。此。則。不。能。慎。德。如。何。能。絜。矩。已。徇。私。惡。而。修。己。治。人。之。術。兩。失。矣。○朱子。歸。本。君。身。得。衆。失。衆。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善。不。善。心。上。說。出。得。已。矣。又。曰。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能。絜。矩。心。來。故。曰。益。加。切。也。乃。許。君。身。之。善。不。善。與。善。人。用。惡。人。不。但。抹。去。語。益。加。切。之。意。而。本。文。衆。同。與。四。箇。之。字。都。未。分。明。何。粗。心。如。此。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佞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或問 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雙峰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爲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歛爲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旣闢狗財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卷

近譬堂藏板

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舍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賸民之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纍纍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自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仁山金氏

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蔡虛齋曰務本節用便是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林次崖曰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以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財都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大道一條○生財有大道含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意言人君固不可以財為內然財亦國家之所急而不可缺者要其所以生財亦自有大道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呂晚村曰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絀節用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
呂晚村曰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
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亦是不舒○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
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
體看一舒字非僅節儉之謂也○管商桑孔其道何
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恆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
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恆足此便是大
道

按生財有大道是就生財一事上指出大道來不
是因言大道而指出生財亦有大道也况註以明足

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蓋以人君外本內末惟患
乎國之貧而不知足國之道自有務本節用之正理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是定國之道原根上
存土有財而言重在足上一邊但民為邦本未有民
不足而上足者也故或問又云崇本節用有國之常
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以足民包在
足國內說乃玉溪盧氏謂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

之財所以足朝無倖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
分貼上下失其旨矣况朝無幸位量入為出則更不
至加賦於民國無遊民不奪農時則民亦不至逋賦
於上如此豈不道理更圓○生之為之兩者字既指
在下言則食之用之兩者字自指在上言乃時解又
推出在民亦要食寡用舒來夫民只可說食之以時
却不可道寡如八口之家自是一定如何寡得用舒
句雖可通然亦不必強為之說又有謂舒緩固是舒
舒暢亦是舒者然本意只講節用不講流通量入為
出自是不易定解○若分外有箇生法為法即是聚
歛小人故只無遊民生之者自衆矣不奪農時為之
者自疾矣時解又有謂農工商賈都要為之者疾不
知工雖勤亦有昏誤定額商賈之貨各有時雖欲疾
而不能即農之耕耘收獲自有常期無可疾者惟三
時不害便是疾矣此呂註斟酌盡善朱子故深取之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繫對前德本財末財
聚民散之意自此至終篇皆一意也可知愈無用人
理財原非二事之說下面仁者以財發身仁財對言

即前德財對言也。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義利對言。

亦前德財對言也。故曰皆一意也。

顧按上節歸本君心見忠信便得修己治人之道。

驕泰便失修己治人之道。其意已盡。然推其原在

君心之忠信驕泰而指其弊。只壞在外本而內未也。

故又反覆仁財義利以終其旨。○人君務財用斷無

一人自能行得之理。小人乘機而進聚斂之術。乃勢

所必至。非必以理財關合到用人也。東陽許氏爺添

出生財之方。當用君子。尤為蛇足。○管商桑孔。剝民

之財以奉其君。正傷國本財之所以匱也。乃晚村謂

未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恆。已是墮其術中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身發財。殖貨。

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

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

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近譬堂 藏板

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語類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

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趨之而身自尊。

只是言財散之效如此。

同大全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

以身發財。○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者

內未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蔡虛齋曰不可以上

句為生財。下句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木

內未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未以聚財。便是散財。而

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呂晚

村曰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

傳者推論非仁者為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

異呂晚村曰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

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

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未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

之重結之。

辨按註以財發身句內即下散財二字。正以散財即

在上文生財中而生財之大道又即仁者因天分地

自然之宜。非有心以殖貨也。若生財外又講散財。俱是要結小惠。非仁者之必至。而指其效。如此仁者不身發財。是宛觀者。因其必至。而指其效。如此仁者不仁者。在局中。固不自知也。若知以財發身。然後好仁者亦不若是之愚矣。若知以身發財。猶然不仁。則不仁者亦不若是之愚矣。即前德本財未對言之。較財禱。按此以仁財對言。即前德本財未對言之。較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二句。益見深切。蓋人至只為患財用不足。所以內末外本。不知足國自有大道。生處都是散處。何財不足。何身不發。而乃以身以殖貨也。呂晚村謂恐人君意重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是先看壞了生字。便多一拆。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百 近譬堂藏板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或問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曰 然。父便謂之慈。在子便為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

同 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就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蔡虛齋曰。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

非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看章句意了。然
異呂晚村曰。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
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
字。爲下文義利之辨。張本耳。○君民上下相接。純是
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上但知
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
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

辨按仁者以財發身一句。只籠筒說正恐人悞認要
以財發身。纔爲仁。故以三箇未有拆跌言之。決財之
有於終事。決終事於下之好義。決下之好義於上之
好仁。語語縮併在上。好仁三字內。可見仁者之無意
於財。而財自發身也。若徒以爲趨歸到未有府庫財
非其財者也。二句上。仍失其旨。○朱子謂仁義只是
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是因上下易各
目。非理有二也。蓋上能恤下。重愛底意思多。故曰仁。
下能忠上。尊敬底意思多。故曰義。乃呂晚村謂上但
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
亂之禍作。夫義豈驕恣貪虐之物。而仁又豈觖望僭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亘

近譬堂藏板

亂之端耶。謬展甚矣。時解反遵信之何耶。
禎按此節語氣與知止有定節正同。蓋知止自會能
得。而中間定靜安慮節。次自如此。此亦是上好仁。則
下自能守財。而好義終事。亦是中間節。如此要之
語氣。反決不重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而只重在提
起上好仁三字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
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亾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歛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聚歛之義也。聚歛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悞。寧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歛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壓。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宣

近譬堂藏板

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爲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諸國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要自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卽

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便是義之和處。

同新安陳氏曰。禮喪大記。君投大槃。造冰焉。大夫設

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

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

不用冰。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

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

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

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甌。大口以

盛水。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甌

音絕。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水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丈。○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蔡虛齋曰：不畜聚斂之臣。或以此兼用人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之後以明。以利為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為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如以利則畜馬乘。察雞豚。與畜聚斂之臣。亦可為矣。惟以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為也。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程子謂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是上段所謂以義為利之意。上段所計只在義不在利也。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至下段乃言若不以義為利。而以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重

近譬堂藏板

利為利。終亦必無利而有害。固不如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之為愈也。此說疑是傳者本意。章句之意。宜亦然。○呂晚村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全舉無疑。○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為好利。其為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為利。收結是也。

與理財相關。雙降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

辨按獻子語三段。雖平列。皆見不可專利妨民。但獻

子百乘之家也。則語意亦似側重不畜聚斂一段。况察雞豚畜牛羊之專利妨民者小。聚斂之專利妨民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富

近譬堂藏板

人理財相關之說耶。饒氏斷不可從。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或問此其言菑害。至無如之何也。曰。怨已結於

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率而根抵。斃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歛以助

者大。而聚斂二字。上與財聚。民散相關。下與務財用。必自小人相照。畧畧。則重亦引。言者本旨。如此。玩或。聞以上二段。皆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意。故推開引到。但合三段。皆不以利為利。而却以此謂國三字。推開引到。之言。指出義利之別。而却以此謂國三字。推開引到。乎。天下身上來。泥於釋。驤子之言者。失之。○若謂利。中不利。義中有利。兩為字。便多一折。而以義為利。是因想及利。乃好義也。只利者人之所必爭。利處便不。利義者事之宜。總得宜。利便在裏面。所以朱子說。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如此。則兩以字。當作一層看矣。不認利。而兩為字。只縮在兩以字。內作一層看矣。禎。按是箇畜馬乘。自不當察雞豚。是箇伐冰之家。自不當畜牛羊。是箇百乘之家。自不當畜聚斂之臣。都。是合下道理。宜如此。原非因利有害。而不為也。到。節。乃推極其害言之。○畜聚斂之臣。只是以利為利。耳。本文。只重不以利為利之意。無用人與理財相關。意。自生財有大道。一節。揭明以下。只言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之意。金非為理財而言。又何待有用。

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譯類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

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問絜

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

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

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實理不如此。

同玉溪盧氏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歛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苗害並至。苗由天降。害自人作。既

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

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二

夏

近譬堂藏板

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遇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蔡虛齋曰。此承上文言以利為利之害。益可以見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呂晚村曰。善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曩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為善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異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

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

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

不能絜矩者。媚嫉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歛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苗必逮身。曰苗

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

有自來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真

藏板 近譬堂

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
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自生財
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
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
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
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
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
心存亾之幾决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
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此章前以理財用人
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
過一道而已

辨

按人因務財用必自小人遂生出理財由於用人
之說以為終前二大段之意不知朱子於生財節註

明云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至終篇皆
一意也則知此節不過就外本內末之禍而極言之
耳科即是財知此節不過就外本內末之禍而極言之
者亦非蓋領起德來則絜矩好惡之原俱根於此若
單以義字應絜矩則反漏德字而於大道忠信等皆

不貫矣○學曾問人君外本內末因務財用乃用小
人而傳者推原其務財用為自小人者何也曰先要
在人君心上辨取公私外本內末內末內便外末此
是就公心兩頭上看其實內本末必就到仁地此
中間也要善者為之倡導內末必就到我民地此
奪地位中間也善者為之倡導內末必就到我民地此
務財用之心而後存小人為之倡導推其原是先有
也而論其勢則亦必存小人為之倡導推其原是先有
漸漸充長亦自有筭路徑也總之存心公則用人私
善人行事皆善善事以絜矩而為善事必不能絜矩
則用人皆非善人行事皆非善事必不能絜矩而為
好惡矣故前面善人行事皆善事必不能絜矩而為
上一層先辨源頭也仁字此及揭出義字皆在絜矩
顧按饒雙峰熊勿軒以此為用人理財合說已牽紐
矣而胡雲峰盧玉溪更以此二節為單指用人尤為
背謬况以好惡不能絜矩為由於媚嫉之人財用不
能絜矩為由於聚斂之人則是好惡與財用亦分為
兩項矣至盧氏謂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

於義利理欲之辨。則尤本末倒置而不知君子小人
之辨。只理欲之中。一端其失傳者之意。愈甚矣。○
不必論到患害。是如何。只道理合下。是如此。自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此是上節意思。然不觀利之爲害。
不能打斷人君專利心。賜。故直說到。害。至無如
之何。而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瞭然矣。故曰。丁寧之
意切。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

附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
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
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卷三

章

近譬堂藏板

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
人也。

同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其所以
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
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於此則天下均平。而無
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
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
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
道。以已知彼。以彼反已。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
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
惡惡臭。齊治章。說好知好。惡知好。美所令。反其所
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
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以後。只是
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
異饒雙峰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
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
乎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

子則君子之心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未後又說長國
小人之心必至專其利於己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
一事

按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明

則同好惡只在不專其利上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實可知矣蓋以財對德言德便是本財便是末以利

對義言義便是公利便是私故極其得失之至有得

衆得國失衆失國與財散民聚財聚民散以財發身

以別總一念向私便是專利內未如何能好惡同民

其始雖未必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其後必至於此

也總一念向公便是義便是慎德又何難好惡同民

其始亦未必即是仁人之能好能惡而其後亦必至

於此也故源頭處是這義利充之到無有窮盡也只

是這義利義即天理利即人欲天理即命於天而得

於已者統而各之即所謂德也人欲即便於身而利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頁

近譬堂藏板

於用者切而指之即所謂財也若以理財為國家大

事諄諄言之害人心術不淺矣○這一箇理欲公私

發出來必見於好惡故好惡是絜矩大目但人心本

有理而無欲有公而無私故在自已好自已之善惡

自已之惡在人便好人之善惡人之惡故申言好惡公

人能惡人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為申言好惡公

私之極也初何嘗有意提出用與理財平列條件

耶大至引朱子專言財用繼言用人一段不見語類

然即如其說不曰先言理財繼言用人而曰專言財

用繼言用人則財用自與慎德對勘是一章最喫緊

處故曰專言而用人則不過繼此言之以申明好惡

公私之極耳况只專言財用而不曰理財益知有心

理財便是內未念頭矣非朱子之所取也○玩務在

其利也此朱子所以謂絜矩只是恕之事也○好惡是

禎按絜矩原是均齊方正意思所謂平也同好惡是

無有偏私所謂公也然惟公故平此絜矩不外於同

好惡也公便是義私便是利故傳者以義利結盡一

章之旨也。但義統得絜矩同好惡之意而絜矩同好惡不足以盡義字之意。蓋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義字都見不獨絜矩方可說義也。陳氏謂此章不過好惡義利兩端雖得其旨而本末輕重之差亦未盡其分數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同大全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卽致知也誠身卽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覓

近譬堂藏板

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卽綱領而考其條目卽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蔡虛齋曰第五章乃格物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要字何安曰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所謂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又是一箇關頭也不曰修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曾子子思相傳之一道也

辨按明善自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而大學止言格物卽朱子補傳亦只言在卽物而窮其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未盡詳夫明善

之功。故曰明善之。要誠身。自包有誠意。正心修身工夫。而第六章止言誠意。故第以爲誠身之本也。

大學三卷終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章

近譬堂藏板

心之三終

受者亦有此言。朱子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朱子曰。中庸之木。樂此二章。○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爲○蔡虛齋曰。第五章乃格物之要。格物致知。誠意。明善。誠身。何安曰。明善。格物。其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所謂誠其身者。自修之首也。又是六節。誠身也。不曰修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後以明善誠身。不曰修身。而曰誠身。○道也。○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後以明善誠身。夫而第六章。五言。誠身。姑策以爲。姑良之本也。○女姑曰。明善誠身。要。姑良。自修身。誠意。五言。姑良。工。



天
行